

沈曾植海日楼佚序（上）

钱仲联 辑录

沈曾植先生为近代杰出学者，王国维氏曾极力推崇。《观堂集林》卷十九《沈乙庵先生寿序》中说：“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、嘉诸家之说；中年治辽、金、元史，治四裔地理，及为道、咸以降之学，然一秉先正成法，无或逾越。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，政事之利病，必穷其原委，似国初诸老；其视经、史为独立之学，而益探其奥窔，拓其区宇，不让乾、嘉诸先生；至于综览百家，旁及两氏，一以治经、史之法治之，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。”这个概括，对沈氏学术面目作了基本的勾勒，并作出如实的评价。

沈氏学术著作，如《蒙古源流笺证》，已出版刊行，诗集则有联所编《海日楼诗集注》，中华书局已发交印刷厂，但书庞大，不知何日始能面世。其学术笔记，已由联整理为《海日楼札丛》，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。其《海日楼文集》上、下卷，曾由孙德谦整理编排，其篇目见王遽常《沈寐叟年谱》附沈先生著述目中。四十年前，联亲见此文集稿于沈氏家中（当时沈公子慈护馆我于其家凡两月），全部抄出。近加研究复阅，发现孙氏所编文集，有漏脱的文章未收入，如《频伽精舍大藏经序》、《文云阁墓表》之类。且其中还有有目无文者不少。至其先后编次零乱颠倒，错误尤甚。为此，联重加编次，审定其写作

先后，补其缺篇及有目无文之篇。次第与孙编本大异。文集中，大部分是学术性作品，文艺性文章亦有之，占比重较少。沈氏文章，古雅深邃，接其乡朱竹垞之绪而突过之。其学术性文章，都可以和王国维氏所称述之沈氏学术内容相表里，其价值自不待言。

沈氏文集，尚未刊布。其个别篇章（为他人著作所作之序），仅载于他人著作之卷首，无单独发表者。为此，拟尽可能将其学术性的各篇集内外文章，次第在《文献》上发表，以饷国内外学术界。

佚序目次：

（一）浙西村人安般簪诗序 （二）岑襄勤公奏议序（代） （三）苻娄庭漫稿序 （四）重刊巡城琐记序 （五）南朝寺考序 （六）日本租税制度及实务序 （七）张文达公退思轩诗集序 （八）续携李诗系序 （九）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序 （十）沈子敦先生遗书序 （十一）宗忠简公年谱序 （十二）重刊江西诗派韩饶二集序 （十三）雪桥诗话序 （十四）定庐集序 （十五）爱日吟庐书画续录序 （十六）李审言学制斋骈文序 （十七）彊村校词图序 （十八）关氏读易劄记序 （十九）礼议序 （二十）序元圣武亲征录校本 （二一）孙抑安汉书艺文志举例序 （二二）石芝居士□□□□序 （二三）瞿文慎公止庵诗集序 （二四）章一山文集后序 （二五）缶翁诗序 （二六）涛园诗集序 （二七）汪穉卿遗著题辞 （二八）涉园丛刻序 （二九）陶庐六忆序

一、浙西村人安般簪诗序

《易》有之，书不尽意，言不尽意。然则圣人之意，其不可见乎？天有十日，人有九品，自非太上，孰得忘言。言而不通，将求其类，类情宛转，辨采滋彰。心不谓而弥忘，几且通而还塞。若失久竹青宁之对，须弥芥子之谈，东京耿介，遁方术之骈枝，齐鲁儒书，起神仙之迂诞，自非识穷始素，思尽玄黄，玄同道情，该练俗变，蕉萃专笃，思理不渝者，则亦孰足与察比兴之渊藪，较

有无之极致矣。浙西无名人，法无孤起，境触方生，伫兴而作，诗若干卷，续若干卷。观其比物连类，飡洁茹芳，骚人蝉蜕之心也；回视收思，乐不忘本，小雅明发之懿也。爰及夫交游赠答，存没哀思，儒林讲肄，副墨洛诵之所揽蔓，闾阖阊风，马歌鹭铙之所蕴藉，泛而后应，其出不诎。则又九流之散，言出赋家，贾谊升堂，相如入室，所相与诤孺道真，箭勺物沴，揖让登降，礼乐以俟者也。行春花药，言寓思于哀骀；举目山河，独抚膺于逝者。朱干玉戚，则端冕以舞；清商激楚，则绝弦可知。君之于此，凡所谓持其性情，不令暴失者乎？庄生有言：况乎昆弟亲戚之譬欬于其侧。夫昆弟亲戚者，其声可识知，其端不可思。三复斯编，庶几脱落陶谢之枝梧，含咀风骚之推激。余乃于是拚首抑容，佻儻佛惛，梦不可理，废然以止者已。光绪壬辰仲春。

按：浙西村人，袁昶自署。昶，字爽秋，浙江桐庐人。《清史列传》、《清史稿》俱有传。《浙西村舍丛刻》甲集，有《浙西村人初集》十三卷、《安般籍诗续钞》十卷。昶与曾植，同为晚清浙派诗坛首领，取径同以元嘉谢灵运、元祐黄庭坚，冶于一炉。拙笺《海日楼诗注》卷一，有《题浙西村人初集》五古二首，可与此文互参。光绪十八年壬辰，曾植年四十三岁，以刑部郎中官京师，昶是时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，曾植亦兼署，相识尚在先。

二、岑襄勤公奏议序（代）

《岑襄勤公奏议》十□卷，起同治□年，尽光绪□年，自代理受任滇事，勘夷大难，耑定疆场，公子春棠所手辑，梁太史节庵理董之，首尾赅备，文字是正，章刊句核，可传于世。

奏议之著录史家尚矣，《秦奏事》二十篇，《别录》入《春秋》□。（孙德谦校云：疑是“家”字。）而应劭传汉代律令奏事议驳，附于□□。（孙德谦云：当是“刑法”二字。）魏、晋以

来，大都入之故事，与诏诰同编。所以经纬国闻，综贯典章事要，原始要终，非若文赋诗章集录，仅以达一人之志事而已。而文字所存，神明流露，则夫英谋伟度，与民优乐，与勤俭奉国之精神，迥然与简牍俱存，迥出于文字之表，令人读之，有所云云，藉以见言外法外之意。陈承祚传诸葛武侯事迹既备，复论次其文，具目录于篇末，以彰其志。彼其书事记言，号为良史，尽事情而用意如此，岂不以闻见诵说不一端，旁观之言，不若当局自言之可信哉。

襄勤公拔迹诸生，将闾里子弟，从军入滇，转侧危区，孤军自固。是时滇事既大坏，中原路沮，朝廷威令不可行，回汉仇衅，罄不可治，菁洞渠酋，坞壁豪猾，桀立角逞，纷然竞权。守土之吏，计无所出，矢一死以达志而已。公屹立其间，勇智慑人心，忠义张士气，积微成著，绩效寔彰。癸亥省垣之哄，揜危遏乱，才望显见于当时，然犹以受任未专，未得展布力用也。及膺□□□□（孙德谦云：当为“巡抚云南”四字。）之命，申号令，壹事权，审坚瑕，策先后，断以先东后西为定。旌麾所指，应手奔摧，剋程注的，蹂劲膊悍，糜巨豪，歼巨憝，五六年间，全滇数千里，噎舒日昭，焕为王土。世以公治军贫弱之邦，兵未尝假湘蜀，饷未尝劳枢部，躬操剑盾，率先士伍，伟其战略，出没鬼神。今得揽奏议之全观之，代理布政使以前，事迹不可详。自授巡抚以还，诸所陈奏，大都规模阔达而不疏，指画详明而不琐，履危疑震撼而不惊，处胜捷而不汰，推心豪俊，将无所疑，芟锄强梗，命无所贷，其言明清，其于事理平近而周洽，其文采不华，而条贯枢机，渊渊乎称其公诚之衷，机敏之度焉。

国家至道、咸之际，文法积敝，祸乱迭生。显皇洞瞩治原，廓然绌台省，而外委重于疆吏。中兴之始，恪恪遵谋，宽简以与民，疏通以任吏，人人有以自效于当时。而宏达魁伟之异材，遂因时艰险，而与时俱出。如公之用兵任将，察吏安民，据乱以图

功，立强于积弱，岂非古之豪杰陶桓公、韦南康之流者哉！抑非值文法宽简之时，公虽奇知殊能，掣曳旁皇，方略何由施，志气何所骋？余观公前后奏章，成功以前其词质，成功以后其词文，未尝不喟然兴念于文言以与消长也。

法越之役，余在粤，与公兵事有联，供器用，济军储，滇粤若一家，文牒若罄欬而语。公意气伟，志吞强敌，假令武功克究，移公所以治滇者治越，其丰猷骏烈当如何。天定胜人，南交沦弃，披阅越事诸奏，又余所痛心不能竟卷者已。

按：岑襄勤公名毓英，广西西林人。同治六年任云南布政使，七年授巡抚。光绪九年授云贵总督。时法国启衅于越南，十年奉旨与法决战，毓英亲督大军出关破敌。十五年晋太子太保銜，五月卒，赠太子太傅，谥襄勤。《清史列传》卷五十九有岑毓英，记载极详。此文为曾植代人所作，据序文末段有云：“法越之役，余在粤，与公兵事有联。”考光绪九、十年间，署两广总督曾国荃于光绪八年四月就任，九年六月赴京。十年四月张之洞署两广总督，七月实授。则此文乃代张之洞作。题称岑毓英谥号，是作于光绪十五年岑逝世以后，而曾植与之洞相识，已在光绪二十四年应之洞聘主武昌两湖书院史席之时，疑此文即是年所作。未见奏议原书，姑为此悬测以待证。

三、符娄庭漫稿序

光绪己亥，旅寓鄂州，南皮公馆余城南之姚园。树石苍润，庭宇轩豁，笔床茶灶，不移而具。小园可赋于子山，草堂不殊于锦里。安居饱食，文质靡底，吁可愧也！

园多盆花，皆颠本之由蘖者，礧礧轮囷，若磐若岩，若兽蹲，若云卧，或百年，或五六十年，其寿不可知，然皆婆娑怪伟，燕吴语谓之桩，楚语曰兜，皆俗字。桩者株字音转，东侯阳声阴声

对转也。兜亦株字音转，舌头舌上隔标也。《山海经》：“三珠树，其为树如柏，叶皆为株。”（按：文出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，但末字经不作“株”而作“珠”。）《列子·黄帝篇》：“若株驹。”《释文》：“株驹，枯树木根也。”枯木而有叶如柏，其为由蘖复生也审矣。《诗》：“譬彼坏木，疾用无枝。”毛传：“坏，癭也。”《尔雅》：“癭木苻娄。”郭注：“谓木病尪偻瘿肿，无枝条。”又云：“枹，遭木魁癭。”郭注：“根枝节目，盘结磈磊。”今验众株之形，实如郭后注所称“根枝节目，盘结磈磊”，而非“无枝条”者，但枝条不畅茂耳。郭前注就《诗》义，《诗》言“无枝”，取略意也。癭木理无枝，不必绝无一枝也。察众株枝多接成，天生者仅半之，则人力所成，补黥息剿，又不可以一端尽矣。魁之为言，较桩兜语尤肖，俾称尽意。

余尪羸积年，有同玄晏，感卢升之《病木赋》意，乃名其园曰株园，室曰苻娄庭。偃息安般，消寒视荫，偶有所感，辄缀数言，以居命之，为《苻娄庭漫稿》。

按：光绪己亥，为二十五年（1899），曾植就张之洞聘，客武昌之次年，故序云：“余尪羸积年”也。

四、重刊巡城琐记序

武亦重大令为余购书于市十余册，此卷在焉。顾未悉匪莪先生生平扬历，间以询孟符太守，孟符肃然曰：吾先祖所著书也，板佚久矣。乃乞归，以属官书局重锓诸木。不数月，书成，示余样本。善夫太守之笃于述德，敏于事也。

近代掌故书绝难得，此书所录记，多有沿晚明旧制，与今时五城典职不同，可备沿革考证者。巡城差今为雄剧，当时谓之小差，刑部提牢，征帮费于总甲，又若京城房税事，皆诸司职掌佚闻也。先生知新建县，事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，行取入都，见《新建志、表》，作此书癸未甲申，相去盖十年。光绪乙巳三月

沈曾植识。

按：序中所称孟符，乃李岳瑞之字，陕西咸阳人。光绪九年癸未（1883）进士，以工部员外郎充总署章京。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，参与变法活动。政变起，革职永不叙用。著有《春冰室野乘》。

五、南朝寺考序

《释迦氏谱》云：诸王见佛，洪沙最初。僧伽蓝者，竹林最初。竹林园在王舍城中。于后乃在舍卫国有祇洹精舍，在波罗奈城有鹿野精舍，在毗舍离有庵摩罗园。薄伽梵住世八十年，行化数十国。所至说法，云兴海会，伽蓝施献，祇此四缘。而阿育暴王，一日之间，遍阎浮提八万四千塔皆成就，将人王之力，捷于法王，鬼神之助，优于善信耶？或者时当正法，光接白毫，三际十方，亲登法解，华严则会普光殿，大集则入大宝坊，海滨直上楞伽，丈室坐观妙喜。将感通神理者，兴福为有待之烦；受持句偈者，庄严且成而非有也。十八部兴，诸师异见。上坐法藏部说于窣堵坡兴供养业获大果报义，而化地部非之。大众制多山，三部亦非之。自尊者世友，不能决定，而后人竞传达摩片言，腾讯梁武，不已僊乎！

大法东流，自凉州而入长安，以及江左。王侯士庶，竞尚福田。东晋偏安一百四载，立寺乃一千七百六十有八，可谓侈盛。而金陵寺数，方志无文。自宋迄梁，代有增加。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，而都下乃有七百余寺。陈承梁乱，戎事不遑。五主相承，修营故寺，末年都计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，国家新寺一十七，百官造者六十八，郭内大寺三百余，比于梁氏，耗矣。而治故之功，倍于新造，记称表塔相望，经像殫富。然则唐人所谓南朝四百八十者，其梁、陈之际，举略数耶？

隋《众经目录》有《塔寺记》十一卷，次僧佑后，不书撰人。

而《隋书·经籍志》有《京师塔寺记》十卷、录一卷，刘璆撰，《大唐内典录》有梁外兵郎刘璆奉敕撰《扬都寺记》十卷，卷数符合，疑是一书。《经籍志》尚有释昙景撰《京师寺塔记》二卷，《唐·经籍志》有清沔《金陵寺塔记》三十六卷，颇疑四百八十之数，在此数书中。自《开元录》除去不收，诸书遂亡。并不若北魏伽蓝，洛阳五百，犹有衒之一记，存其梗概，诎不惜哉！

葱石参议，生为慧种，宿植净因，久居扬都，追寻胜迹。取上元孙氏所为《金陵六朝古寺考》重加审谛，博采唐、宋以来诸家地理书，条补事证，理而董之，成书六卷，曰《南朝寺考》，甚博而有要，南朝巨刹，炳炳可指矣。余尤欣其所谓纪六朝之旧刹，著高僧之佚事者，哀辑大意，悬契古贤。昔道安洄溯于僧伽，图调諏咨于旷野；法显所行，则扑象犊射，浴室宝阶，行处，坐处，成道处，转法轮处，伏外道处，自忉利天下处，众祐塔园，靡不疏记，以为经证；辨机之记，则北叩马鸣之室，南寻龙树之庭，自胁尊、世友、无着、天亲以迄清辨、德光，因彼所栖，章其义解，传书纪代，用表论师。原夫圣迹迹留，固亦地为人重。况夫六代名僧，师资特重，诸经义疏所称开善、庄严、冶城、摄岭、兴皇、龙光、灵根、光宅，一时显学，并以寺称，不述祖庭，孰推师法。后之为三轮、成实、毗昙六朝义学者，袭斯一编，瞭然掌上。譬诸登阆风而纪真灵，入金庭而数仙馆，方外遐寄，末不亦乐乎？光绪三十三年冬十月，嘉兴沈曾植序。

按：《南朝寺考》著者刘世珩，字聚卿，号葱石，安徽贵池人，光绪二十年甲午（1894）举人，官度支部右参议，为近代金石收藏家。本文末句，本于《公羊传》，“末”不是误字。

六、日本租税制度及实务序

亚东租税法之统系，我国与日本同出于唐，而浸久浸繁，遂不能不加整理，参欧制而变通之，前事之师，莫亲切于日本已。

宣统元年，余遣谢孝廉凤孙、孙大令荣于东京调查租税沿革，于是税务当局诸君，承大藏省命，为排日讲述，并出官牒以相示。姚君次之笔述而译传之，哀然数十万言。税务当局之热心，姚君之勤力，于我国将来财政学界，皆为有关系者，是不可不表而出之，而谢、孙二君之劳，尤足念也。宣统元年十一月，沈曾植记。

按：谢凤孙，字石钦，湖北汉川人。光绪二十八年壬寅（1902）举人。曾植弟子，其书法尤肖曾植。撰《学部尚书沈公墓志铭》。余人未详。

七、张文达公退思轩诗集序

《退思轩诗集》，为长沙张文达公遗著。前年志庵诒书嘉兴沈曾植，属为点定删存，将付楚陶生放宋槧法刻以传诸后世。曾植谢不敏。志庵谓文达诗屡经删定，病革犹以选刻为言，其平生谈艺，心折吾子，兹以相属，公意也。曾植闻命而愀然，乃敬受而读之，终卷而置之。阅岁复再读之，乃起而复于志庵曰：公之诗，无庸删定也，存其仅存者以传后世，以辅奏议谱传，足矣。古今别集之大凡，有分体，有编年，而立于千载之后，尚论千载以前，发潜而表微，分体者常不若编年者测而可知、细绎焉而音容如见。诗之言志而以会意言之，亦得兼象于时。夫不曰治世之音、乱世之音、亡国之音者乎？夫不曰可以语、可以道古乎？毛《诗小序》三百，而不言时者十之二，皆其所赅广博，不可以一事训诂者也。可以一事训诂者，则莫不指其时而序说之，诚知夫志与时之相摩相荡以为诗也。思其人者，方将准古一官一集之体以序录之。存此数卷，比于昆山片玉，桂林一枝，略以寄诸君子之警歎想象而已。

文达公诗，从容夷雅，拟诸先唐作者，盖张文贞公权文公之俦；而赋景抒情，瑰丽而清远，尤有与文贞相近者。时之感为风，形容而为赋，正变嬗而为雅，固有动于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者乎？察

其词中之旨，固不尽于其言。曾植与公，未接从容，不敢妄有所论。独尝忆昔与顺德李侍郎游，论南斋人物，称公盛美不容口，及今仿佛遇诸卷中。人往风移，九京之观，逝不可作。执笔而订公集，乃亦不自知思蹇产而奚属也。噫！宣统二年庚戌十二月。

按：张百熙，字野秋，湖南长沙人。同治十三年甲戌（1874）进士，由编修历官至工部、礼部、户部、邮传部等尚书。谥文达。《清史稿》卷四百四十三有传。文中所称之志庵为王式通，号书衡，又号环庐，山西汾阳人。光绪二十四年戊戌（1898）进士。由张百熙奏，充编书局纂修，提调京师大学堂兼办学务处。学部初立，往日本考察学务。光绪末，任学部咨议官。事迹见孙宣《王公志庵先生传》。文中所称顺德李侍郎为李文田，字芍农，咸丰九年己未（1859）进士，由编修官至礼部侍郎。《清史稿》卷四百四十一有传。

八、续撰李诗系序

昔余读宋人所编郡县总集，若《会稽掇英》《成都文类》之属，大都详题咏而略于文献，深山石刻，荒冢断碑，祠坛园馆之风物，各得藉搜辑以长存，而州郡先贤，抱质怀文，发为辞章，足以表故家旧俗，流风善政之盛衰，咏志颂见，厚伦而美化者，专家之集，耆旧之篇，或任其放逸，靡所藉以考溯焉。彼固循唐世以来图经地记旧例为之，抑准《诗》列《国风》，《七略》序诗，别吴、楚、汝南、燕、代、齐、郑、淮南之旨以论之，潜德不章，国闻靡绪，不已阙乎！

自南宋林咏道《天台集》专辑一郡诗文，元汪泽民《宛陵群英集》专辑一郡之诗，而后州郡总集之体，网罗限断，完然成备。有明以来，作者继起。在吾郡则朱石田之《携李英华》，蒋楚稚之《携李诗乘》，各有成书，而未能行远。惟国初沈季友先生之《携李诗系》，雕板流传，录登《四库》，为一邦先哲诗山，足以资考

献征文之助。踵之而作者，纪以县则有若《海谷遗风》、《魏塘诗陈》、《桐溪遗诗》，纪以乡镇则有若《梅里诗辑》、《濮川诗钞》、《新溪诗钞》，皆准其体例为之。而平湖胡云伧先生复有《续携李诗系》之作。沈氏所辑，起前汉以迄国初，为卷四十有二，著录一千九百余家。胡氏所辑，起国初以迄嘉庆，为卷四十，著录亦一千九百余家。自搢绅耆德，显学名家，荒江老屋之幽光，禅林闾阖之逸响，擢英据逸，幽隐不遗，呜呼备矣！

吾禾县邑起春秋，州于晋，府于南宋，控吴引越，实乐且讦。诗道自先唐邱、顾以来，南宋坛坫属寓公，元、明之交，徐、鲍、贝、程，名流辈起。厥后虽鲜大家，而相质披文，音和且平，亦不诡随于当时风气。以迄我朝，竹垞老人综唐、宋之大成，建标海内，坛宇崇闳。蒋石宗伯以渊才邃学继之，事博趣昭，溯源弥广。同时并起者，前若曹、彭、三李，后若柘坡、丁辛，其人皆旷代逸才，在他方足以雄长群伦，而在我郡，乃附叶同条，若驂之靳。承学之士，人自得师，本其乡闻所诵习，出而应世，往往不蕲胜人而人自有不能胜者。吾郡文学之盛，近二百年，盖前古所未有，学者或日用不知，抑不可不诵其本末，诏我后生，勿愆勿忘，保之勿墜者也。

胡氏萃毕生之力，成此一书，藏弃于家，未能行世。中更兵火，幸未毁伤，葛词蔚比部得其稿本，亟谋所以传诸久远者，醴资未充，倾囊先事，劳玉初学使、金箠孙太守助之。顾谓曾植，宜为序记。

余尝循班、酈三江旧说，诊寻地防，自战国春秋，以追禹迹。吾郡盖实为南江流洑覆被之都。先秦二县，长水播巨区，而武原朝东海。鱼盐蟹稻，观游舟楫，东山之府，媲美海隅。汉后海远湮，原隰乃益增饶衍。王武子所谓其地坦而平，其水澹以清，其人廉且贞，常璩所谓士多仁孝，女性贞专，称为士大夫之都者，吾郡近之。户口蕃息著于唐，而文章炳蔚盛于宋，元、明以降，

世进代昌。及咸丰庚辛之际，墮于兵劫，耗矣。中兴元气，逾久未苏，近且有废除府制之议。解弛弛纲，易视改听。自今伊始，我服畴食德之士民，其且随政令以转移，急功近名，以同风于都省乎？其或眩见闻之靡丽，去故即新，而同流于异地乎？其终能葆其旧俗，操其土音，安之而不迁乎？夫审音知乐者表微，而明乎得失之迹者怀其旧俗。词蔚勤勤刻此书于今日，可谓难能。顾余乃闵然兴念于发策谛题之际，思其地，思其系，后有达者，宁无慨乎！宣统三年，岁在辛亥，姚埭老民沈曾植序。

按：《续携李诗系》四十卷，平湖胡昌基编。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著录。

九、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序

佛教为穷理尽性之教，智周法密，义赅语圆，约示一心，广诠万法，涵盖空有，师表天人，世界典籍，斯为冠冕。自腾竺西来，华梵转译，帝王寮庶，翕然承风。显正明中，牖迷出苦，奸顽因以革伪，上善依之证真。跨海越洲，渐渍成俗。大矣哉，释雄之为化也。迨世趋偷惰，学途就荒，士以穷理尽性为迂，希世之书，束焉高阁，随流波靡，纷纷如醉，皇觉兴悲，职此由矣。

近百年来，世变益亟，远识之士，莫不思导扬法化以回颓俗。第化迹昭垂，具载全藏，部帙繁富，四方罕觐。间有一二缙士寡缘内请，所在需费，动逾万缗。迺来东国乃有缩印《大藏经》之举，然橐金远购，多沮于行。岁庚戌，海上频伽精舍主人，慨纾弘愿，校印藏经，属宗仰上人经理其事。予闻之，哑然而喜，视其早克告成，俾有志斯世者得争先购请，以供咀法乳无上妙味，而穷其中所明吾人迷失本有之真理，及缘起自性之万法，庶于世间生灭成坏之因果，究知其端绪，有以操扶危起衰黜邪崇正之善权。盖天下之悖教也久矣，非迷己以徇物，即失己以蹈空，二者交讥，中道胥失。非夫大觉，畴克正之？叡师有云：知邪思之自起，故

阿含为之作；识滞有之由惑，故般若为之鉴。圣人哀悯群生，无微不至，要在学者之善会耳。

洪惟我国佛教之隆，莫先于晋。士大夫好学深思，穷研心理，感彼西哲，联袂偕来。学泯町畦，情忘畛域。尔乃图澄密行，扬觉华于戈戟之林；道安清范，植慧根于饥歉之世。逮夫罗什诸德，振锡渭滨，开方等，出《楞严》，显菩提，宏《般若》，绎三论，颁五禅，敷《妙莲》，陈《梵网》，左挹《成实》，右领《婆沙》，耀文殊之珠，表普贤之相，彰慈氏之受诀，赞弥陀之度生。于时昙影疏其中观，道生申其顿悟，东林则专修安养，青眼则严护毗尼，华藏教诲，觉贤译其文，涅槃地持，昙摩发其秘。溯彼法流，汪洋泓演，历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魏、周、齐、隋、唐，迄吴越、辽、宋、元、明，以至于清。若成实，若俱舍，若净土，若般若，若智论三论，若法华、涅槃，若地论，若摄论，若唯识，若华严，若真言，若律，若禅定，若牛头，若曹溪，若临济、沩仰、曹洞、云门、法眼诸宗，与夫高句丽之所传，日本之所述，南海西洋各邦之所授受，无不导源于是时者。正如藕池八水，派别万川矣。彼其人类皆学穷根柢，确守师传，一义未达，寻之无穷，一疑莫释，参之众肆。故能探奇抉奥，发幽阐微，各振精思，竞标新谛，帝后钦其师范，灵祇彰以殊应。其谈心识也，则洞达性源；其示行相也，则备诠万德；其析物质也，则辨极邻虚；其衍法数也，则引而至于不可说，询所谓大无外，小无内，穷三际，遍十方者矣。佛以一圆音演说妙法，历代宗师，绍承申绎，名理奥义，日新不穷。隋、唐而下，辟途尤众，所以广建法幢，启灵关而膺众生之咨求者，殆源源而无已。虽其间各树义宗，或正授，或别传，或显或密，有种种之殊态，迹其大权妙用，异派分流，要无非趣入一佛教海，圣智出世，应众生根而为说法，亦各因其时耳。

或疑我国今日大教久衰，加以公私匮乏，殆难望其兴复。夫

法运通塞，系乎人心，心佛相感，互为因缘，因缘会合，事乃成办。矧知来具异方便力，际困穷约急之世，安见遂无善法以施此众生与？净名谓优钵罗华之生，乃在沮洳淤湿之地。贤豪达人，何世蔑有，庸知罗什、惠远等之伟烈，刘遗民、雷仲伦诸老之遗轨，当来法众，不更有相什伯千万而张大之者乎？方今群学鼎新，众流交汇，幸得此大教以纲维万汇，而我辈既生宏法之国，又值有大德校印以供购请，此较诸先世古老，其缘会洵称殊胜。我国缙素诚共奋其龙象之力，将此一大藏教精研密证，彼欧美三十年来哲学人士之所考述，不将待折中于我国与？赫赫神州占佛教旁敷最早之名誉者垂三千祀，耆宿俊髦，咸所闻见，宁可不共寻芳躅，高据胜流，以维持此世运哉！

频婆娑罗有言：“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。”诚以穷理尽性，无美不备，夫岂徒济屯出否，有益于一时一方而已耶。然而未临沧海，畴知水性之深；不登须弥，詎识坤舆之大。今欲穷世出世间名理之渊府，诚无出乎周览全藏者矣。若夫达识明心，即事证性，是在入华屋者自具全权，又奚俟予之赘言哉。予归田之明年，而上人问序于予，因书此以谕世之请经者。佛涅槃后三千三百八十七年嘉兴沈曾植序。

按：频伽精舍，在哈同花园内。园在上海静安寺路（今南京西路）西段，占地广阔，为犹太人哈同所建。哈同于清末旅沪以经营地产致巨富，乃建是园，与其妻罗伽陵居之。伽陵信佛，故有《大藏经》之刻，用白连史纸印刷，铅字精美，开本大，惜校印未精，中有误字。宗仰上人，俗姓黄，又称乌目山僧，常熟人。

十、沈子敦先生遗书序

余方童卯，在塾时，则闻吾先兄为言先司空公视学东南大省，

襄校者多砥行绩学之儒，因举所知陈扶雅、沈子敦、王亮生三先生相告。扶雅与先司空嘉庆辛酉同乡举，岁相若，为老友。亮生、子敦先生则辈行差后，先司空折节为忘年交者也。而子敦先生又为吾父水部公授经师，晚景独穷，故司空公遇之弥厚。道光庚子，子敦先生应京兆试，落第后病，十一月卒于京师。司空公既与姚伯昂、徐星伯两先生经理其丧，归其遗书稿于南中，嗣后遂绝无消息。《落帆楼文稿》四卷，刻于杨氏《连筠簃丛书》中，故老传言，盖学海一滴耳。

道光之季，文场戾契，频有幽岐，其还往常集于津要之涂，巧宦专之。而公卿大夫方直者，举子谨厚步趋守绳墨者，士以学问自负者，恒闻风而逆加摈弃，其名士而擅议论者，尤干时忌。张石洲、张亨甫之流，困蹶当时，士林所共记也。先生博学倾诸公，讥切时病，洞见症结，其不遇岂足异哉。先生与吾族莲溪观察为挚友，吾水部公七试不第，莲溪尝深嘆叹息，论其当世之故如此。盖至咸丰戊午而后，兹风乃殄，而后单门孤进，遗经独抱者，始得稍霑稽古之荣。至于同、光之际，二三场重于头场，则吴县、常熟、南皮、顺德迭主文衡，重经史古学，几复反乾、嘉之旧。后生读先生与友书语，殆且不知其何指，孰知夫六十年前，举场之沈晦如此哉！

先生学博而思精，其所究心，于地理图志，西北方域，意且通康、乾诸老先生东樵、东潜、休宁、嘉定之所未通；若《魏书地形志注》、《水经注地名释》、《元史西北地蠡测》、《元和郡县志补图》，所自撰者，盖皆以决旷代之积疑，甄史家之绝学。使其书成，固当轶出于石洲、默深、愿船以上。天厄其遇，又靳之年，并其为姚、徐诸君代撰之书而亡之，惜哉！

余尝太息道光间为地理学者，程春庐大理，显宦而书不传，先生寒士而书不传，以为艺林遗恨。及今得读此编，则犹幸先生遗稿，得汪谢城先生为整比之，其著述总录一篇，微显阐幽，用心良为

至到，而次第残稿，有伦有脊，使读者不得其全文而已知全文义例之辜较，盖文集也而遗书具焉。又数十年而翰怡大卿得而刻之。然则先生身不显于当时，而集显于后，虽书阙有间，比于大理，犹多幸已。

按：沈尧，字子敦，乌程人。优贡生，入京师，馆于徐松，松称其地学之精。尧客死，张穆哀其遗著为《落帆楼稿》。
《清史稿》卷四百八十六《文苑传·徐松传》附尧传。

〔待续〕

刻工朱玩雕版小考

朱玩系南宋初叶浙江地区雕版良工，其所刻印板今可考者有十一种，日人长泽规矩也《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》仅载二种，兹复录其余九种于次，以彰其功（版本俱依原题）。又据此可证世传所谓“眉山《七史》”实非蜀地镂版，而为浙江刊本。

（一）《后汉书》一百二十卷，宋绍兴刻本，见《四部丛刊》百衲《二十四史》本；

（二）《魏书》一百十四卷，宋蜀刻大字本，见同上；

（三）《宋书》一百卷，宋蜀刻元明递修本，见同上；

（四）《南齐书》五十九卷，宋蜀刻大字本，见同上；

（五）《梁书》五十六卷，宋蜀刻大字本，见同上；

（六）《北齐书》五十卷，宋蜀刻大字本配补元明递修本，见同上；

（七）《古史》六十卷，南宋初年刻本，见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史部第二六页，又见《文禄堂访书记》卷二第一一页；

（八）《资治通鉴纲目》五十九卷，宋真氏温陵刻本，见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史部第二〇页。

（九）《冲虚至德真经》，宋刻宋元递修本，见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• 李国庆 •